

新 视 觉 书 坊

如梦岁月

白桦著

=76

学林出版社



如梦岁月

白桦著

主编 肖关鸿 曹维劲
新视觉书坊

学林出版社

关于新视觉书坊

当印刷机把每年十几万种图书排山倒海似地推向读者的时候，我们希望这套小小的丛书给读者面貌一新的感觉。

我们希望这套书的每一种都能给读者提供一个观察世界的新视角，或是在人们已经熟视无睹的世界里发现一个新的亮点，重新引起人们的关注和思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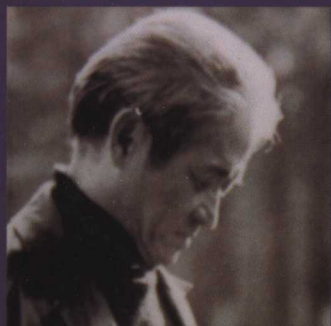
我们希望这套书的每一种都能给读者带来视觉上的愉悦。在图片阅读逐渐成为时尚的时候，我们尝试在文字和图片之间找到一种新的关系：它们不再是传统书籍中的文字配插图，而是两个并行的信号系统，互相交叉，相得益彰。

我们希望这套书的每一种都能有阅读上的冲击力，能够吸引各个层面的读者，给读者的视觉和想像提供更大的空间。

我们希望这套书能够在读者的书房、案头、床边占一席之地。在文化快餐化的年代，能够为文化积累添一块砖是我们最大的愿望。

主编

2000年8月



简介

白桦，原名陈佑华。1930年出生于河南信阳市。1947年投身解放战场，曾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从事宣传、文化、教育和文学创作工作。1958年被划为“右派”，搁笔多年。1964年重新入伍，在武汉军区任创作员。“文革”后，中断多年的创作活动得以继续。1988年参加美国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诗歌、小说、电影、戏剧、散文、演讲等均曾结集出版。有《白桦文集》（四卷）问世。有些作品曾以英、法、俄、德等国文字在国外发表和出版。现在上海从事专业著述。

目 录

第一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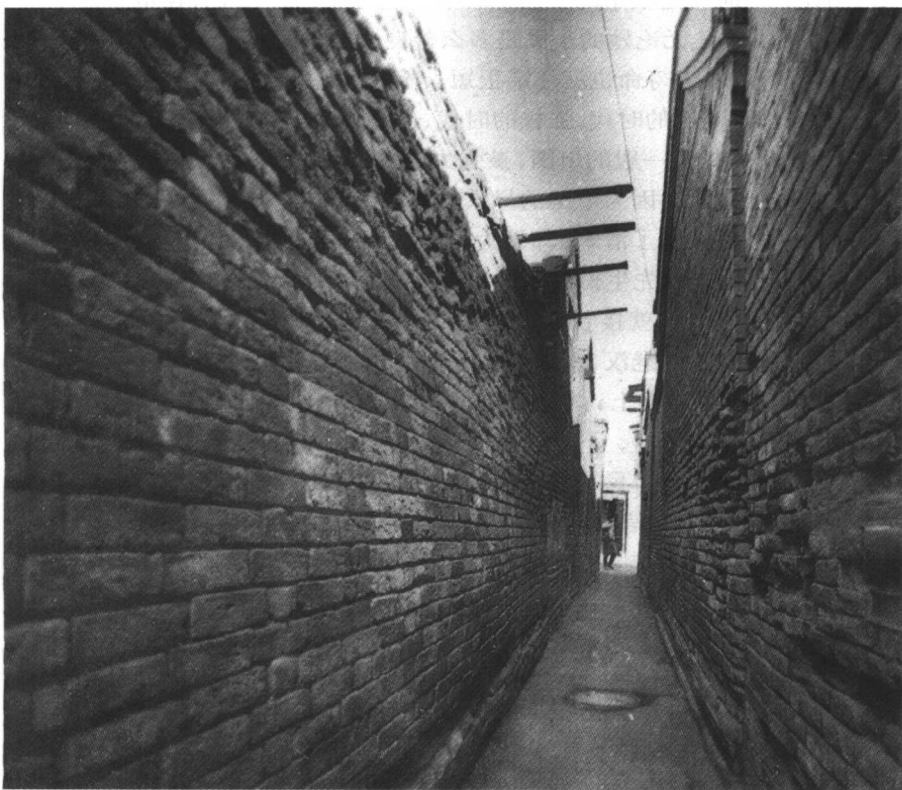
梦中的大城·····	2
一个中国男孩和舒伯特·····	8
我的外婆·····	13
儿时的四季·····	24
对门有个王大娘·····	29
放河灯·····	31
剃头挑子一头热·····	36
柳家大少爷·····	47
别让孩子习惯死亡·····	55
我的双亲·····	60
蛮子表哥·····	70
“蓝天白云”·····	87
一半阳光、一半阴影的小巷·····	96

第二辑

雪原落日·····	102
笑容·····	110
1948年的最后一夜·····	112
我为什么没有在十九岁的时候死去·····	117
江湖秋水多·····	123
“怀君善入时”·····	132
莲花池大学·····	145
蓟北人吃猴的故事·····	151

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还	161
重归上海	164
被放逐到鲁迅先生身边的时候	182
困惑的年代	200

第一辑



梦中的大城

不知道为什么，我有一个与生俱来的错觉，我始终以为故乡那座小城是一座了不起的大城，那就是河南最南端的信阳。信阳在春秋时代是很小的小国——申。《左传》里就记载有在中国发生的故事。无论她的小民是多么善良、朴实和与世无争，仅仅是因为她太小，寿命也就注定很短。春秋战国，何止是春秋战国，历来都是尚武的时代，强权的时代，也是权术的时代。后来，美丽、宁静如处子一般的申国，被强大的楚国吞并了，我的古代祖先都成了楚囚。因为申国的早夭，使得我们这座城没有达到应有的知名度。到了清末，却因为一出京戏《四进士》而蜚声全国。特别是马连良先生扮演了这出戏里的宋士杰以后。他在出场时念完定场诗，就接着巧妙地运用他那富有魅力的大舌头，吐出了一段道白：“老汉，宋士杰。在前任道台衙门，当过一名刑房书吏，只因办事傲上，才将我刑房革退，在信阳市西门以外，开了一所小小的店房，不过避闲而已……”我每每听到这儿都感到非常荣幸，因为我的家在西门以内，和宋士杰是地地道道的近邻。明清之际，信阳城内确实设有县、州、道三级衙门，和剧情十分吻合。城外有一条喜怒无常的河，叫狮河，为什么叫狮河呢？有人说，发起水来像群狮怒吼。也有人说，古时候，经常看见一对对狮子在河滩上嬉戏。狮河从西门外流到南门外、小南门外，而后才向东流去。夏天，孩子们大部分时间都在河里，赤条条的，一律是古铜色。洪水爆发的时候，波涛汹涌，只敢坐在城墙上欣赏洪水的威力，死猪、死马，还有死牛，肚子涨大了一倍。也有死人，平静地躺在水面上，随波逐流。我看到过一幅终生难忘的活动图画：茫茫大水之中，一个沉浮在波浪里的屋顶，屋顶上坐着一个惊慌万状的小孩。岸上的人只能唏嘘叹息，爱莫能助。秋天的河水清澈见底，连贴着沙底生活的“沙狗子”都能看见，那是一种很懒惰的小鱼。冬天，赤着脚就淌过去，水

面上的冰碴往往会扎破脚,为了过河,也就不在乎了。河那边的风景太让孩子们神往了。河那边有一座山,叫贤山,贤山上有一座庙,庙里有一群和尚。于是,我就记住了:有山必有庙,有庙必有僧。沿着狮河南岸生着一片青翠的竹林,竹林里有孩子们无穷无尽的乐趣,冬天挖冬笋,春天拔春笋,夏天拾蘑菇,秋天捉蟋蟀。

城墙很高,还有五座威武的城门,东、南、西、北城门之外,再加一座小南门。每座城门楼上都寄居着昼伏夜出的乞丐,他们中间有不少高明的诗人和画师,城楼上的每一面墙上都画满了色彩绚丽的壁画,除了《封神》、《红楼》里的故事以外,还有《金瓶梅》里裸体交媾的人物,维妙维肖。每一幅画上都题了诗,新体、旧体都有。城里人都爱早起,因为乡下人更爱早起,天蒙蒙亮,乡下人就从五座城门涌进城来。每一条街巷都成了集市,卖菜的,卖米的,卖柴的,卖肉的,卖水的,卖小猫小狗的,应有尽有……。有时还有卖人的,骨瘦如柴的小姑娘头上插着草标。这种赶早市的乡下人,一直到11点才渐渐散尽。北门外就是火车站,从北门到火车站之间是一条繁华的商业街,叫大同路。可以肯定,这是辛亥革命以后命名的,这路名能给所有人以美好的向往,使得我的乡亲们兴奋过好一阵子。这条街可以说应有尽有,恐怕当时日本东京银座有的,这里都有。比如,有一家照相馆,名叫“留真”;留真,留下真善美的形象。几乎全城所有的人都到“留真”照相馆来照过全家福。乡下人除了因为钱少,舍不得卖一担谷子去照张相,还因为怕摄去了魂魄。那时的底版都是厚玻璃的,还得修版。暗房的技师高明极了,能把旧衣修成新衣,能把麻脸修成小白脸。女孩子还可以租用照相馆的巴黎时装,不过得听摄影师的摆布。教你做媚态,翘兰花指,依着布景上的假山石,手托香腮做怀春状,或者斜卧在贵妃榻上,含情脉脉地举首远眺,题名曰:秋水伊人。至于酒楼,那就太多了,而且家家生意兴隆,说明中国人对口福的重视,已经很有些年头了。酒楼一般都是上下两层,最著名的一家叫“宴宾楼”。厨师就站在当街的明火灶前,象表演绝技似的把炒勺在铁锅边上敲得山响。当锅里的油往上窜火苗的时候,厨师不失时机地把菜“哗”地一声倒进去,锅里的火就熄灭了。用提着锅耳朵的左

手轻轻一抖，菜就翻了一个个儿。再用炒勺加料，在快要起锅的时候，往嘴里撩一滴滚烫的汤水，就知道菜的滋味了。跑堂的不仅要有一双快腿，还得有一张甜丝丝的快嘴。客人一跨进店门，他就得喊：“来了！爷！您请，楼上雅座！”客人点了菜，还得把菜名喊得合辙压韵。比方说：“四色小拼盘，五香牛肉干；活鱼摆尾巴，眼睛还在翻。一品烩海参，鸡丝辣皮——凉拌。冰糖肘子，溜炒猪肝儿。酸辣汤，两包‘哈德门’香烟。一壶酒，——老白干！”他一手托着条盘，一手耍着抹布，飞似的在楼梯上奔上奔下。客人吃完酒下楼，跑堂的还得大喊：“送诸位爷！谢诸位爷！”喊到小费的时候嗓门儿特大：“赏下来了！大洋五毛！”楼下的厨师有时还会故意喊一嗓子：“兄弟，不少了！”跑堂的接着：“是不少了！诸位爷说了，下回多给！洋车！”在酒楼门前排队候着的洋车夫立即挨着个儿站起来，赶快用搭在车把上的那条脏毛巾猛捧着座垫。客人一坐上车，车夫撒丫子就跑，而且还喊着：“少来！少来！”多少年以后我才知道，他们喊的并不是“少来”，而是英文的“Sorry，Sorry”。我当初真是低估了他们，怎么也想不到他们会说英语，哪怕仅仅是一个单词。大同路上有一家电影院，放映卓别林、劳来、哈代、韩兰根、阮玲玉的影片。我第一次看电影，很不体面，竟会吓得大喊大叫起来。我没想到人能变成那么大，会排山倒海般地走向我。还有一座大戏院，演的是京戏。全都是从外地请来的戏班子，不少坤角儿都标榜自己是四大名旦的入门弟子，生角儿则不是标榜自己是正宗余派，就是正宗谭派……比我大的孩子告诉我：那些戏子跟咱们一个球样，只从话匣子里听到过那些大名角儿的唱。人，都没见过。为什么那些京都大角儿、名角儿不到我们这座大城市来献艺呢？很让我不得解。京汉大铁路紧傍着城边，火车总是扯着长音儿奔来奔去，即使是特别快车，也得在我们这一站停上个三至五分钟。但除了少数生意人以外，城里的大多数人，好像压根儿就不知道在那条铁路上奔来跑去的大怪物跟自己有什么相干。所以，当1938年秋天日军的枪声在北门外响起来的时候，城里的男男女女才忙着套上裤子往城外逃。到那时候，我们这些城里人才知道我们的城门实在是太小。火车站旁边有五、六个戏园子，实则就是席棚，唱的是河南梆子、越调和南阳曲子。至于唱坠子书的大姑

娘,无论在哪个茶馆、酒楼都能看到。又粗又长的大辫子拖在屁股沟子上。那些舞枪弄棍卖大力丸的,只要人场就行。所谓人场,就是看客自动围成一个圈。当人们看到钢叉穿心、美女钻火圈的时候,拼命叫好。但等到耍把式的大姑娘拿着小筐箩往看客脸面前一伸: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谢谢叔叔、大爷、爷爷、奶奶!人场已经帮了,请再帮个钱场……脸皮薄的看客鞋底抹油——溜了。脸皮厚的看客就硬是装聋作哑,两手往袖子里一笼,只当没看见、没听见。也有人掏钱,丢下一两个铜子儿的。只要有哪位爷扔一张毛票儿,那姑娘就往地上一跪,“腾”地就是一个响头。手笼在袖子里的爷们儿不仅不觉得惭愧,反倒“哧”地一声笑起来了。因为姑娘的小布衫太短,后腰上露出一条白肉。她爹,也许是她的师傅,随手给她披了一件舞剑时候穿的英雄麾,虽然已经破得象件蓑衣。说评书的摊儿,摆在文庙和城隍庙里。说的不是《西厢》,就是《水浒》,一回书能说上一个多月。十岁上下的孩子都不敢去听,因为听一次就想听下一次,天天得想方设法搞一个铜板往庙里钻。说书先生的惊堂木一响,你的魂灵儿就得出窍。旷课、逃学在所不惜,挨打受骂、流浪街头也就无所谓了。梁山泊的英雄好汉不是都没有家吗!虽说金银首饰对孩子的吸引力不大,可我也进过“老凤祥银楼”,是跟着我大姐去的。金银的光亮和做工的精细,使我懂得了什么叫做贵重。我从来没机会用手摸摸那种镶有很多钻石的胸饰。全城戴得起金银首饰的主,无一未曾光顾过“老凤祥银楼”。每一件首饰都会一代一代往下传,有损坏就拿到“老凤祥银楼”去修理。技师们一眼就能认出是哪一位前辈匠师的大作。城里有一座天主教会办的洋医院,穷人才去找洋医生看病,有身分的人家只相信中医。为了躲日本人的飞机轰炸,我皈依过几天圣母玛利亚,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神父给我的那块甜甜的圣体和悠扬的钢琴声。城里唯一的中医大师姓何,清瘦、文雅,一双很白净的手,白得能看见淡蓝色的血管。手指很细、很凉。坐的是一辆包车,车灯擦得锃亮,象金的。冬天挂着棉帘子,车把上有一个用手按的橡皮喇叭。他不许车夫大喊“少来”,说是那样太蠢。他的出诊费最低是一块大洋,处方的价钱就要视病情来定了。全城有头有脑的人家的病历都在他的脑子里,记忆力之强,经常

让人吓了一跳。有一次他给我搭脉，慢悠悠地对我母亲说：“他父亲在民国三年冬月十四，也出现过和少爷极相似的脉相……”我立即惊得出了一身大汗，感冒在顷刻之间就好了一大半，药还没到，病就除了。何大夫开了方子，必须到王六爷的“乐天堂”去抓药。他说“乐天堂”的草药齐全。王六爷和何大夫是换了帖子的把兄弟。拄着双拐的王六爷，在高大的柜台里抓药。他的两条腿是怎么丢掉的，象我这样的后生小子是不得而知的。他称药准确，包药麻利，有角有楞，一丝不苟。两撇向上翘着的东洋胡子，颇有些威严，其实他是很随和的。常常骗小男孩儿：爬上来！爬上来！等你被他拉上柜台的时候，他就动手了：让我看看你的小麻雀飞了没有？啊！还在，没飞。可别让它飞了，飞了讨不成媳妇。没人抓药的时候，他就弹三弦，弹得半条街都能听见。所以邻居们既希望他的生意好，又希望他的生意清淡。生意清淡吵得慌，生意红火病家多，这是很矛盾的。老裁缝顾驼子是全城老少人等的服装厂，任何人在两年之内做衣服不用量，只要告诉他：驼师傅！俺家老二要做一套童子军服。不出五天就给你送来了，一试，准合适。我特别喜欢到邻居家去串门儿，目的是看人家的花坛。我家也有一个花坛，只有月季花，红得很艳，非常茂盛，觉得太单调。别人家里可不一样，一丁点儿个地方，有秋海棠，有长寿菊，有翠竹，有芍药，有牡丹，贴着南墙还有一排兰草。不少人家的院子上空是紫藤架，或是葡萄架。妇女们在竹帘里静悄悄地做针线，真不知道，哪儿有那么多针线活要做呀！接待我的全是和我差不多大的孩子。有时候小主人很大方，竟然会送我一盆雁来红，或是一盆指甲草。还小声对我说：“快走！”说着还用他那光溜溜的小屁股给我挡住他妈的视线。一旦进了官宦世家的后花园，我就以为进了原始森林。和小玩伴儿一起心照不宣地组成一支探险队，战战兢兢地钻进树荫下的草丛。害怕，又恨不能碰上一只斑斓猛虎。唯一的遗憾是：城里没有一座发电厂。听说二十年代有过，由于大部分市民不习惯太强的灯光，有些市民压根儿就用不着灯，往被子里一钻就睡了，谁去点灯耗钱？单靠那些夜晚宴客、打麻将吃花酒的有钱人交电费，赚不到钱，又倒闭了。小南门外河边上的确还留着发电厂的地基。戏院里只好挂气灯，电影院自己发电。听大人说，城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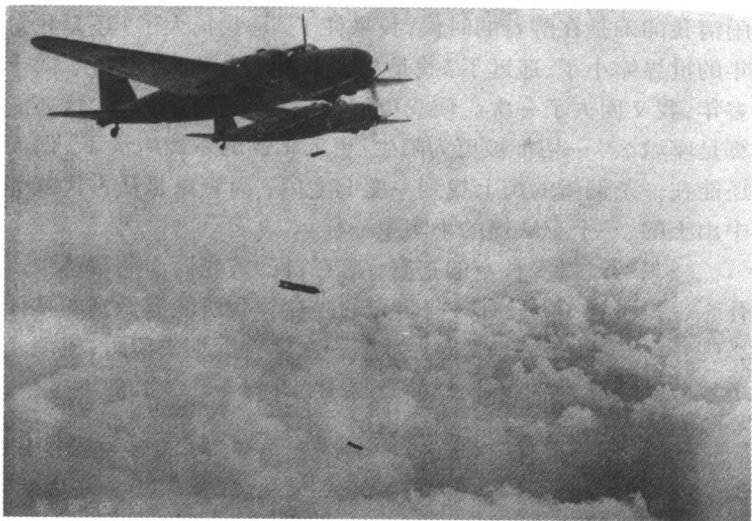
有几家妓院，有扬州帮，也有苏州帮。只听说，不知道在哪儿。

少小离家，在战争中走过很多地方，多数是农村，也进过大城市。却顽固地认为故乡的城最大、最完美，既古老又现代，既繁华又清静，既单纯又深奥，既朴素又奢侈，既时髦又封闭。在那座城里，我有过欢乐，也有过悲伤。儿童时代，我曾经把它当着窝巢，我就是从那只覆巢之下的一颗破碎的卵里爬出来的鸟雏。少年时代，我把它当做牢狱，厌倦它！憎恨它！一天也不想留在那里。后来，终于从国民党特务的筛子眼儿里逃走了。经过几年战场上的洗礼，竟然会思念起这座故乡的城池来了。我想匍匐在父亲被日军活埋的阳山下，痛哭一场。还想悄然走进东城那条熟悉的小巷，去辨认自己往日的脚印，在自己的脚印旁一定还有另外一双脚印，很秀丽。还想钻进城东那片苗圃，重新回忆当初一伙少男少女在星光下悄声喊出的豪言壮语。第一次久别归来，是1952年的一个冬夜。下了火车，象是走进一片黑暗和死寂的废墟。最让我惊骇不已的是她异乎寻常的狭小、破旧和局促。我平伸双手，几乎可以用手指触到街两侧的门，举手向上，可以够得到屋檐。门前街角上那块刻有“泰山石敢当”的石碑，矮小得几乎找都找不到。为什么过去我为了表示勇武要一遍一遍往上爬，又一遍一遍闭着眼睛往下跳呢？现在我蹲下来才能摸得到它……我怀疑我走进了一个梦中的小人国。等我闹清我的确是在醒着的时候，我呆住了。是我长大了？还是我童年的世界缩小了、遥远了？我是从这里走出去的吗？又过了四十多年，我又回去了一次。使我更加沮丧的是：城墙没了，这还能算是座城么？一切都被更为陌生、更为枯燥的东西淹没了。偶而还能在一条偏僻的街上找到一座旧宅门，简直象是从古代墓葬中出土的、一个有缺损的小陶屋一样。

一只越过漫漫长空的苍鹰，落在自己破壳而出的草丛中。什么也找不到了，只有一些蛋壳的碎片。我所能够做到的是什么呢？我想，只能是悲哀地再环顾一次笼着云烟的田野，梳理一下残破的翅膀，尽可能快地试着再飞起来……

一个中国男孩和舒伯特

1938年，一个初夏的清晨。那天并非星期天。故乡小城天主教堂的大厅和走廊的水泥地上坐满了人，他们并不都是圣母玛利亚的虔诚信徒，大部分是在日军飞机空袭开始的时候才皈依上帝的难民。中午，敌机飞临小城上空，一次又一次呼啸着俯冲下来，哒哒哒哒……扫射着掠过屋顶。难民们都把头夹在两个膝盖中间，不住地默念着：“圣母玛利亚！圣母玛利亚！”唯有一个八岁的男孩儿，有滋有味地仰望着又长又宽的窗户，每一扇窗户都是一幅彩色玻璃镶嵌的图画。图画里有人、有羊、还有花朵，真好看！在十几架飞机轮番扫射过后，世界突然变得反常的宁静。但谁也不敢动，更不敢说话，人们确信敌机上的飞行员能听见屋顶下的说话声。而且人们都知道：狂轰滥炸往往是在第二次空袭时发生的，敌机常常会突然去而复返。那男孩儿可没想这么多，他悄悄地离开了大人，从一条被葡萄架隐蔽着的小径穿过去，溜入一座小楼，那是一座墙上爬满藤萝的



日本轰炸机临空

小楼。多么悦耳的声音！是琴声！还有歌声！在这个时候？在这儿？——男孩儿觉得非常惊讶。于是，他蹑手蹑足地迎着琴声和歌声走去。一扇露着一条小缝的房门，琴声和歌声从门缝里流泄出来。他首先看到的是光滑的地板，然后是钢琴的一角，和一位金发碧眼的年轻修女的侧影，她正在忘情地边弹边唱。男孩儿像梦游人似的从门缝里挤进去，背贴着墙，既慢又轻地滑坐在地板上。他忘了空袭，忘了挨一个挨一个坐在地上的难民，忘了整个民族面临的悲惨前景。怎么会有这样一个静谧的美好世界呢！这时，窗外阳光中飞舞着粉尘似的细雨。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太阳雨吧！他听着歌声，看着阳光在细雨中闪射出的千万条虹彩。一直到那修女弹完最后一个音符，转过身来，才发现地板上贴着墙坐着一个男孩儿。男孩如梦方醒，慌张地站起来，想



奥地利著名作曲家、“歌王”舒伯特

逃。修女用纯正的中国话叫了一声：

“小孩！不怕！”男孩儿才站在原地没有动。修女向他招手，让男孩儿坐在自己的身边，问他：“你听得懂吗？”

“不懂，嬷嬷。只觉得好听。”

“是吗？我是奥地利人，这是我们奥地利作曲家舒伯特特作的声乐套曲《美丽的磨坊女》。舒伯特的歌是世上最好听的歌。”

“舒伯特？他还住在你的家乡吗，嬷嬷？”

“不！他住在天国里，孩子。他在一百多年前就去世了。”

“啊！嬷嬷，真好听呀！太好听了！”那男孩儿的赞不绝口，感动了那修女，她又给他重新弹唱了全部二十首歌曲，一首一首地解释给他听。应男孩儿的请求，其中的第十首《泪雨》和最后那首《小溪催眠曲》弹唱了两遍。当黄昏时分，男孩儿走出教堂的时候，他发现小城的一半都成了废墟，废墟上飘荡着浓烟，闪烁着火焰，同时还传出女人和孩子的哭泣。炸弹是什么时候



《未完成交响曲》
CD 封面

落下来的呢？为什么一点爆炸声都没听到呢？舒伯特的歌强过敌机的炸弹么？它是很轻柔的呀！——男孩儿惊讶得目瞪口呆。后来，在那男孩儿的人生旅途上，他曾经听过无数遍舒伯特的《天鹅之歌》、《圣母颂》和不朽的《未完成交响曲》（Unfinished），特别是当他处于逆境的时候，他倾听着舒伯特心灵的呼声，像许许多多舒伯特的爱好者那样，千万遍地猜测着舒伯特为什么未完成……？为什么？

在过了整整半个世纪以后，一个春天的傍晚，当他站在维也纳名人陵园舒伯特墓前（舒伯特紧挨着贝多芬）的时候，才恍然大悟：啊！所有的天才不是都未完成吗？！舒伯特的每一首乐曲和歌曲，都是在饥寒交迫中创作的。他在十八岁的一年间，就谱写了 144 首歌曲。三十一岁就不幸夭亡了的舒伯特，临终那年（1828 年）春天，才举行了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音乐会。他才以那一次的微薄收益，为自己购买了一架钢琴。他几乎是从小岁就开始作曲了！仅歌曲，就给我们留下了六百多首。从两百年前的今天（1797 年 1 月 31 日），舒伯特诞生那天起，他的生命就



《未完成交响曲》最后数小节之原稿